

绝 密

# 大批判材料选编

中共四川省委政工组宣传组印

一九七二年八月

## 目 录

- 揭发梁兴初同志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 (1)
- 愤怒揭发批判丁钊等人在林彪死党指使下与梁兴初合谋在  
成都地区为林贼营造反革命根据地的罪行……………张希庸 (18)
- 愤怒揭发批判梁兴初、任桂兰同志追随林贼迫害张政委  
的滔天罪行……………路 遐 (39)
- 愤怒揭发批判梁兴初用“批清”转移“批陈”斗争大方向  
的罪恶阴谋……………廖步云 (54)
- 揭发批判梁兴初的两面派行为……………孙 振 (62)

## 揭发梁兴初同志的严重方向 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

我省从开展反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以来，揭发的大量事实说明，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在成都地区的斗争是十分严重、突出和尖锐的。林彪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争夺成都地区这个战略大后方，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党的“九大”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林贼一伙曾先后派其死党来川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早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即林彪发布的所谓“第一号命令”，进行篡党夺权的预演之后，林立果就派江腾蛟、周宇驰来川收集情报，为林贼准备指挥所。一九七〇年以后，尤其是在一九七一年，林贼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刘锦平、王飞、鲁珉等人接踵来川，进行反革命串连活动，按照《“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加速他们的反革命“根据地”建设。他们制造谣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大肆吹捧林贼，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发展反革命骨干力量，进行路线交底，提出“路线斗争的实质是保卫接班人的问题”，在空指、民航系统积极调整班子，抓部队的“路线教育”和“武装训练”，建立王维国式的教导队，收集了大量的情报资料，为林贼父子选择反革命指挥据点等。从各方面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他们还在空指、民航等单位向个别人多次交待说：梁、陈、谢好，要依靠梁、陈、谢的领导，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听梁司令员的指挥。



在这次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中，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同志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旗帜鲜明地上了林彪的贼船，参与了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

在四川，梁、陈、谢上贼船，梁兴初是个头子。梁兴初的错误对成都地区影响极大。中央为了挽救梁兴初，对他进行了多次耐心教育，但梁一直对中央耍两面派，表面检讨，暗中串连，订立攻守同盟，进行阴谋活动。

为了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必须联系四川的实际，进一步揭发批判梁、陈、谢的错误，尤其是要集中地揭发批判梁兴初的错误，肃清其流毒，把反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 一、梁兴初与林贼一伙在政治上勾结很紧，在庐山会议上旗帜鲜明地上了贼船，参与了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

林贼一伙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长期以来，推行了一条反动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组织路线，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梁兴初来成都工作前，林贼撇开张国华同志，单独接见了梁兴初，并对梁说：“过去对成都不放心，现在你到成都去了，放心了。”表示对梁的信任，要梁兴初到成都来抓权。林贼及其死党还经常以请梁吃饭、看电影为名，进行阴谋活动。梁经常为林贼一伙送礼，收集古董文物，供林贼死党享受。仅一九六九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两年当中梁兴初等人给林贼死党送礼达数十次之多。梁兴初还大肆吹捧林贼。他在别人面前竟不顾事实地把党组织给他治

好负伤的手记在林贼头上，经常说：“我这支手是林副主席给我保留下来的。”梁兴初的老婆任桂兰，吹嘘他们与林贼的黑关系时说：

“林副主席、叶主任（叶群）对我们太好了，太关怀了，请我们吃饭、看电影。”炫耀梁兴初“是林副主席的老部下，林在战争中负伤，是梁背下来的。”还说：“梁兴初有两个硬根子，一个是林副主席，一个是黄总长，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们”，“梁兴初是紧跟林副主席的，梁兴初到成都当司令员，就是保黄总长有功”。一九六九年十月林贼死党江腾蛟、周宇驰来川活动，策划为林贼修建地下指挥所，谈到工程任务重，光靠空军不行时，周宇驰讲：“如果首长（林彪）下了决心，力量好办，林立果讲过，有什么事，只要给梁木（铁）匠打个电话就会办的。”林贼死党对梁十分信任，梁也积极依靠林贼往上爬，妄想当四川第一把手，充当“西南王”。正是因为梁兴初与林贼早已结下了这样的宗派关系，当林贼发动反革命政变，阴谋篡党之时，梁兴初自觉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表策动反革命政变的讲话之后，梁兴初在小组会积极表示支持。当晚，吴法宪又把梁、谢找去，给他们讲：“有人反对新宪法上写上三个副词”，“反对学习老三篇”，“有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并说：“这个人就是×××，你们不要乱说，要保密”，“你们是老同志，一定要发言表明态度。”梁兴初明明知道毛主席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和反对三个副词的指示，但第二天仍按照吴贼的布置，在会上发言向党进攻。当毛主席写出了《我的一点意见》后，梁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不揭发交待问题。下庐山时，梁又伙同谢家祥等人到

黄永胜处告别。明目张胆地表示与林贼一伙站在一起，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梁还违反中央规定，偷偷地将林贼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反革命政变动员令抄了回来，传给洪宇等人看了，并且四处传播、贩卖，顽固地坚持和宣扬林贼的反党纲领。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重庆召开地、师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发〔1970〕62号文件时，梁兴初路过重庆作了个报告，竭力宣扬林贼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称天才、设国家主席的反革命纲领。去年四月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会上，他把这个材料给一个外省的同志抄去，扩散。大量的事实说明，梁兴初上贼船完全是自觉的。

## 二、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梁兴初继续追随林贼一伙， 为加速反革命“根据地”建设效劳卖力。

毛主席教导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贼心不死，更加疯狂地加紧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他们把成都地区作为反革命“根据地”加速建设。仅一九七一年五月以后，林贼死党以及死党派来四川进行反革命游说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达数十人之多。一九七一年七月林贼死党刘锦平来川活动长达三十八天，干了许多反革命勾当。他同梁兴初、陈仁麒进行了数次密谋策划，梁兴初请刘吃饭，刘给梁兴初送了芒果。七月二十四日刘到梁兴初家会见梁时，他们吹捧林立果的路线讲用报告，还分析了将要召开的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形势。当刘锦平说：黄、吴、叶、李、邱日子不好过，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时，梁兴初表示了“效忠”林贼的决心，公开叫嚷说：“对林副主席要保到

底”，“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梁还同刘锦平策划并批准在成都地区挑选五十名“随机乘务员”，建立王维国式的“教导队”。七月十六日梁兴初从万县回到成都，在双流机场与刘锦平会见，当刘锦平和成都民航局政委郑剑向梁兴初提出招收五十名“乘务员”问题，梁即满口答应：“写个报告，我批。”刘锦平则表示感谢说：“梁司令员多支持”，民航政委郑剑当即写了报告，名义上写的是军区党委，但报告直送梁兴初。头天送去报告，第二天梁就对郑剑说：“你那个报告我已批了。”经梁兴初批准后，已招收了三十九名。招来后，由民航教导队负责训练，培养对林贼父子的感情，搞军事训练，制式教练，听候林立果来川时使用。同时梁兴初还答应了刘锦平和郑剑的要求调三十多名干部给民航系统，调整充实领导班子。

梁兴初为林贼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积极效劳，更加博得了林贼一伙的信任和重用。林贼死党刘锦平向丁钊、周德润等人交待：“你们这里情况不错，梁司令员、陈政委好，是忠于林副主席的”，“要多向梁司令员、陈政委请示报告”，“要依靠梁、陈、谢领导，不准暴露他们”。刘沛丰、于新野一九七一年五月来成都时，直言不讳地对十四航校领导人讲：把成都军区、成指、民航联在一起，搞通关系，我们是来做这项工作的。并对成都民航个别领导人交代说：“梁司令员很好，陈政委很好，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就找他们。”丁钊、周德润根据林贼死党的交待到处宣扬：“军区有梁司令员、陈政委，这是我们的幸福”，“任何情况下，都要听梁司令员的指挥”。经过刘沛丰、于新野、刘锦平等死党的串连，不仅把成指、民航、十四航校等单位联成了一片，而且明确了在成都地区依靠梁兴初、



陈仁麒的领导关系。从此，丁钊等人更加主动地向梁兴初等人汇报请示工作。一九七一年八月丁钊去拉指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时，事先请示了梁兴初。并从梁的秘书那里搞了西藏军区领导干部名单，成指司办原副主任向润伏根据介绍，在名单上打了表现好坏符号，说避免到西藏找错了门，认错了人。丁钊连在空军三十三师搞学习空九师的所谓防事故经验也请示了梁。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梁兴初是林贼在成都地区加速反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头子。

梁兴初在成都地区为林贼发动政变抢班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仅九届二中全会后，从一九七〇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的一年时间里，他在各种会议上讲话三十余次，都大肆吹捧林贼，散布林贼的谬论。七一年八月他在四川国防工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林贼话有十段，吹捧林贼及其死党有十八处之多。七〇年十月在绵阳地区干部大会上，梁大肆贩卖林贼讲的“领导班子就是政权，就是国家机器”等谬论，还说要把林副主席一整套着重政治建军的方针、原则带进革委会，运用到政权建设中去。梁还先后于一九七〇年五月、七月和一九七一年五月在《战旗报》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宣扬林贼，一九七一年五月的一篇中公然提出“保卫林副主席”的口号。一九七一年，×××军派出军的副政委、副参谋长等五人，专程来川找梁介绍黑山阻击战的经过，以此战役为背景写剧本。梁在接谈中，再三强调，“要突出写林总的指挥”，妄图为林贼，也为他自己树碑立传。梁还擅自指使司令部办公室洪宇大量印发林贼及其死党在各种场合和会议上的讲话材料，仅七〇年五月以来即印发林贼讲话材料近二十种。其中有林贼在九届二中全会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军政大学的“指示”。有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学哲学动员提



纲，路线讲话材料。还有黄永胜、吴法宪、刘锦平等人的讲话。可见梁兴初为林彪造反革命舆论是煞费心机，不遗余力的。

梁兴初得知林彪要来成都，强行把成都市革委的五福村招待所要去，迫不急待地给林彪修建行宫。派专人从广州要来林彪住过的房子的图纸，大兴土木，并从湖南招来了女服务员。建成后，在一九七一年八月，正当林彪加紧进行反革命政变之际，梁兴初以养病为名，住在那里与温玉成、丁钊等人频繁往来，行动诡秘。梁兴初和他的老婆任桂兰为小林彪选美，也费尽了心血。邱会作的老婆胡敏和死党何汝珍、王鹤岩于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先后来川选美时，任桂兰亲自四处奔走，不择手段地到工厂、部队、机关、学校、街道，甚至在大街小巷跟踪挑选美女，并向胡敏写了选美女情况报告。在梁的支持与指使下，在四川为林家选美搞得乌烟瘴气，影响极坏。

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梁根本不相信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通知，竟多次打电话问“林办”和黄永胜等人，并恶毒造谣诬蔑中央某领导同志“坐飞机跑了”。当中央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向全党公布以后，梁仍说什么：“林彪跑了，坑了一大批干部”。继续站在反动立场上，发泄对党的不满。梁对中央撤销军委办事组的决定也极为不满，在传达中央决定叶剑英同志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讲到毛主席对叶剑英同志有“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评价时，梁竟然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二月逆流还是有点糊涂”。在今年元月军区党委、四川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和揭发批判梁、陈、谢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时，梁的老婆任桂兰散布“墙倒众人推”，“有权就是真理”等反动言论。抗拒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

### 三、梁兴初竭力抗拒和干扰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伟大战略部署，转移斗争大方向，保护林彪反党集团

梁兴初为了保护林彪反党集团，为了保自己，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批陈整风的活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在重庆片召开的地、师级干部会议和一九七一年成都军区党委、四川省革委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的小组召集人会议上，梁兴初别有用心地说：林副主席讲的天才和陈伯达讲的天才是不一样的，你们不认识这个问题，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有意造谣惑众，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光辉文献，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为林贼开脱罪责。梁在军区党委会上还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的批示，说什么：“批是批了，批得不够”。七一年四月下旬在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张国华同志向梁兴初讲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中讲的“炸平庐山”主要是针对空军来讲的，启示梁兴初同志揭发吴法宪的问题。梁不但不揭发，反而串连西南地区其他省几个同志联名写信给总理问这件事，企图攻击张国华同志。当总理向他说明：吴法宪在庐山串连空军的中央委员向党进攻。梁还是不揭发吴法宪的问题。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后，五月间，军区党委和省革委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当张国华同志传达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批陈整风会议总结中指出黄、吴、叶、李、邱的错误时，梁竟气势汹汹地反复威胁××同志说：“不要上当，不要受骗。”并到处散布说：“在庐山会议上叶群是受骗的，黄永胜开始没参加，问题不大，邱会作问题也不

大”。公开为林彪反党集团辩护。

梁兴初为了保护林贼反党集团，为了保自己，转移批陈整风的斗争大方向，在四川大搞“一批双清”运动。他们背着省委、军区党委把“打谢反梁”说成是反军乱军，列为清查“五·一六”、“三老会”的重大事件之一，办了许多“批清”学习班。一九七〇年，四川在北京办的学习班结束后，梁、谢对抗周总理指示，对学员中很大一部分持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回川后又举办学习班。把矛头指向了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和群众，严重地混淆了阶级阵线，有意干扰批陈整风的大方向，这是他们的阴谋。

一九七一年三月五日在军区党委、省革委核心小组批陈整风会议小组召集人会上，梁既未经党委研究，更未请示中央，根据林贼死党吴法宪的旨意，突然宣布刘（结挺）、张（西挺）是“五·一六”头子、“三老会”后台、叛徒，要把陈伯达和刘、张联系起来批判，批深、批透、批倒、批臭。梁的这段话很快传遍全川，使批陈变成了批刘、张，上挂下联，压制打击了不同意见的干部和群众。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竟有人提出要揪“四川李、郑式的人物”，挖刘、张的“根子”和“后台”。把斗争矛头指向张国华同志。事后梁兴初在写给林彪的黑信中，又说张国华同志批陈“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并向干部散布流言蜚语，妄图把他破坏批陈整风的罪名，强加在张国华同志的头上。

#### 四、梁兴初大搞宗派主义，为林贼实行反革命政变积极进行组织准备。

梁在政治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组织上必然推行一条宗派主



义路线，堆山头，拉小圈子，安插亲信，排斥异己。他们背着军区党委，谋划军区领导班子的调配问题。一九七〇年五月，梁兴初在北京接受林彪的黑指示，与黄、吴、李、邱等谋划将温玉成安插在成都军区当第一副司令员。黄永胜对梁兴初讲：“温玉成要调到成都军区当副司令员，这是林副主席的指示”，吴法宪说：“温到成都去要他管部队工作和国防工业。”下令调温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的前一、两天，黄永胜、吴法宪找温谈了一个多小时，事隔两天，林彪又电话通知温到他那里去进行了密谈，呆了三个多小时。叶群叫温保重身体，并对温说了“留得青山在……”等反革命交底的黑话。从林贼家回来的第二天，温突然决定比原计划提前一周动身来成都。温的老婆对温的秘书说：叶、黄、吴叫我们赶快走，越快越好，走晚了也许走不成，可能被人家软禁起来。并向别人流露：把温调到成都是林有意识地把这样一位“能打仗的老干部”保存起来，一旦有事，林副主席会首先起用温的。这明显看出，温玉成到成都是林彪反党集团精心策划、有意安排来的。温来成都后，与梁兴初打得火热，受到梁的重用，梁不仅让温主管部队工作，还任命温为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掌握了整个国防建设的机密。一九七一年七月梁兴初、陈仁麒与刘锦平私下合谋，并通过吴法宪要把政治上有问题的××弄到成都军区来当政治部主任，加强对军区机关和部队的控制。梁兴初包庇重用坏分子洪宇，把持了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为林彪反党集团在成都地区营造反革命根据地，为梁兴初推行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宗派主义组织路线，干了许多坏事。梁还利用与军区某副参谋长的老关系，拉宗派，为他在军区争权服务。并对他说：给你交待的工作，不要这请示，那请

示，办就是了。暗示不要向张国华同志请示工作，所以军区有很多重大问题，不请示张国华同志，由梁一人决定。梁兴初为了培植以他为核心的私人势力，还背着党委同陈仁麒、谢家祥同志策划，准备提拔几个人担任军区领导职务。并准备通过黄、吴、李、邱把过去同他在一起工作的老部下、老同事从外省、区调到成都军区来工作。

梁为了篡权当四川的第一把手，不择手段地打击张国华同志，排挤李大章同志，进行分裂军区 and 省委领导的阴谋活动。他采取对上多次向林贼资产阶级司令部告黑状，对下造谣中伤，制造散布反动舆论，会上煽风点火，组织各种形式的围攻，对张国华同志进行政治迫害。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明明是×××在小组会上不让康老讲话，可是他们硬要强加在张国华同志头上。说什么：“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康老到西南组参加会议，张国华不识抬举，不给康老讲话的机会，康老很气愤地走了。”进而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提出要揪“四川李雪峰式的人物”。企图用卑劣的手段，为他们打击张国华同志定下基调，造成混乱。温玉成来成都后，梁竟造谣说：

“中央首长找我们谈话时，对张国华同志说，你张国华不要联合温玉成反梁兴初。”一九七一年三月，成都军区党委和省革委核心小组召开批陈整风会议期间，梁兴初乘张国华同志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西藏问题会议之机，进行煽动，针对张国华同志提意见，把会议搞得极不正常，严重歪曲了毛主席“**重点在批陈**”的重要指示，把批陈变成了名批刘、张，实批张国华同志，整风就是整张国华，转移了批陈整风的大方向。

五月份，省召开的核心小组扩大会，本意是在“批陈”基础

上，开门整风，协商新省委名单。可是梁兴初又把这次会议看作是一次整垮张国华同志夺取四川第一把手的机会。转入整风一开始，梁兴初就突然袭击，煽风点火，首先说：“我有错误，我的错误就是支持了×××军”，继续分裂军队。接着又说：“过去我是没有发言权的，不能讲话”，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的样子，表明过去的一切错误，都没有他的份。还说什么“人不知面丑，马不知脸长”，污蔑张国华同志。在大小会议上煽动说“有话就说，有意见就提嘛！”并到处造谣“我对张国华提出了几个问题，都是纲上线上的，他都基本承认了”等等。经梁兴初这一发难，会议针对张国华同志，甚至污蔑张国华同志“是刘、张线上的人”，是刘、张的“后台”，是“老右倾”，“是高级泥水匠”，“威信不高，没有魄力”，“不能当第一把手”，等等。同时，梁把他制造的这些胡说，再次告到林贼那里。在省革委核心小组、军区党委常委谈心会上，梁攻击说：“和张国华同志在一起工作倒霉，犯了错误还不知怎么犯的”，又说：“他给林副主席写了信，要求调动工作”。还野心勃勃地说：“我也可以当政委嘛！过去就是搞政工干部出身的”等等。妄图把张政委排挤走。

梁兴初还借贯彻中央一九六九年“一二·二五”批示，大做文章，攻击张国华同志。污蔑张国华同志是什么“求稳怕乱”、“没和刘、张划清界限”、“态度不鲜明”，“不是自觉地指导运动”，“捂盖子”等等。中央多次指示对刘、张不要公开点名，梁兴初等人却再三煽动要点名。一九七〇年十月三十日，在研究省“三代会”给全省军民的倡议书上点不点刘、张的名时，梁兴初煽动说：“批刘、张现在还不敢点名，批个毬！”张国华同志只好再次请示



中央。中央仍不同意点名，梁甚为不满，继续就点名问题攻击张国华同志。

吴法宪一九七〇年来四川，在成都空指师以上干部会上攻击说：“四川为什么批刘、张批不起来呢？主要是张国华的原因，因为你一批，刘、张就会说这个张政委知道，那个张政委也知道，所以他不敢批。”事后梁兴初就说：“吴副总长的讲话打中了要害”，“吴副总长来后批刘、张才打开了局面。”这也不难看出梁兴初和吴法宪勾结是多么紧密，腔调又多么一致。

在四川省和军区党代表大会前后，攻击张国华同志，暴露的更加明显。梁兴初通过他的心腹洪宇把持的成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室，老婆任桂兰把持的军区第一门诊部，制造张国华同志不能当第一把手的舆论，在军内外广为流传。任在群众中散布说：“李大章老了”，“张政委不行了”，“还是我老头子能干”。她当着梁的面对别人说：“我才不投张国华的票呐！”省和军区党代表大会后，梁兴初没有当上第一把手，任十分不满，散布说：“第一把手为啥少了三票，我感到不是一般问题”，“不说差三票，就是差一票也是不好说的”。还恶毒地攻击中央说：“中央不讲民主，如果讲民主梁司令员是全票，向中央打报告，为啥不批准梁兴初当第一书记”。

梁兴初还操纵他的老婆任桂兰在医疗上对张国华同志进行人身摧残。在看病上多次采取阻挠会诊，延误时间，甚至采取拒不派出医生等手段破坏诊断；在护理上百般刁难，制造种种借口把对张国华同志护理比较好、业务技术比较熟悉的医生、护士，一个一个调开；在药物上，采取扣发药品，使用无效药品。任桂兰规定没有她

的处方，不准给张国华同志开药。梁兴初等人对张国华同志的迫害一直发展到直接控制、监视张国华同志的行动。妄图从政治上把张国华同志压垮，工作上把张国华同志拖垮，身体上把张国华同志整垮。

梁兴初对李大章同志进行排挤和攻击污蔑。说李大章同志“对军队没有感情”，“年纪大，老框框多”。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三日在京向李德生、纪登奎等中央同志汇报四川新省委筹建情况，当中央首长谈到书记层次设置问题，张国华同志一再讲明李大章同志是老同志，四川情况熟悉，在干部中有威望，请领导考虑。梁兴初在会上却只字不语，散会后就讲：“李大章有什么威信！老资格广州陈郁还不是老资格，还不是当书记。”一九七〇年年底胡继成同志去中央开会时，梁叫胡向中央建议把李大章同志调走，胡未向中央反映。梁甚至想方设法陷害大章同志，妄图将李大章同志打成“三老会”的黑后台。梁还布置整××军的黑材料。一九七一年××军负责同志对当时省革筹工作有些意见，如实地向中央作了反映，涉及到梁兴初的问题。梁就怀恨在心，抓住原政委×××早已交代清楚的政治历史问题，到处散布“××军政委是特务”，并要把该军现任政委×××同志打成“5·16”分子，多次写信要林贼一伙把×调走，并安排了新的人选。梁兴初还散布说：“成都军区部队的干部过去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比较差的。”“黄、郭就是搞政变”，“搞反革命政变没有一帮人不行”，“上有线，下有串”，叫嚷“要改造成都军区”。还污蔑西藏调出来的干部“年龄大、文化低、资格老、级别高、不爱学习。”谢家祥同志说：“西藏干部在四川多了，形成了一条线不好。”他们用宗派主义观点看待党的

干部，对地方干部，也大搞以梁、谢划线，把已解放使用的干部说成是“刘、张时期解放的，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不予信任和使用。严重地破坏和干扰了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落实，压抑了广大革命干部的积极性。梁兴初在对待群众问题上，也是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不经党委讨论，对群众组织随意表态，划分什么“拥军派”，“反军派”，搞多中心，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由于他推行的这条宗派主义路线，分裂了党的领导，分裂了军队，分裂了群众，后果极为严重。

## 五、突出个人，争功诿过，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大耍两面派手法。

梁兴初经常自我吹嘘是工农出身的老革命，心直口快，处事果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实际上他是一个一贯抬高自己，突出个人，专横跋扈的“霸王”和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梁到梁平时，梁平机场站长提出是否请示上级，给梁平机场开辟一条班机航线，梁狂妄地说：“请示谁？我叫他开，他就得开”。他还经常标榜自己说：“我当过军长，兵团司令，大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说什么“我在广州指挥陆、海、空五十万”。梁兴初的横行霸道的作风也是十分突出的。如前几年他竟以打扰他睡觉为由，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强令把新华西路（成都军区前面）公共汽车改道换线。梁兴初一贯争功诿过，耍两面派。一九六九年二月，四川日报刊载《击溃“二月逆流”的历史经验》的错误文章，明明是梁兴初修改同意发表的，但他在发表前又亲自给泸州支左办公室打电话说：